

都爱看王朔秀

文 / 本报记者 金丹丹 摄 / 特约记者 陶玉其

愚人节的王朔

他热闹了好一阵了,说了好多话。虽然他说,他的战斗还刚刚开始,他的说真话也刚刚开始。

4月1日,西方的愚人节。冷空气降到上海了,凄风苦雨的。记者们把滴着水的伞装进塑料袋里,打个结。这个据说是上海最昂贵的私人会所,只有上海滩前100位富豪才能进的公馆。灯光发暗,前头搭了一个台子,竖一大片板,贴着《我的千岁寒》王朔新书发布会的大海报。一个胖乎乎的叫色沙发横着。之前的宣传,说韩寒要来,郭敬明要来,徐静蕾要来。现在,他们全不来了,所以,这一定是王朔的独角相声。

记者们坐在下面,暧昧的灯光下分辨不出各人的脸。大家交流怎么就把发布会放愚人节了呢?

人还没走进来,声音先到了,有点像林黛玉第一次见王熙凤。

王朔来了!原来正襟危坐的记者们全乱了,哄一下全国过去了。屋子里没下雨地却湿了,放地下的玻璃水杯被踢爆了好几个。摄影们爬到椅子上去了。大片闪光灯亮起落落。“人没什么好拍的。”

他不肯坐台上,执意要把沙发搬下来,“我不知道坐那儿算什么东西。”搬下来一坐下记者们又看不见了,老王就干脆站着。麦克风递过来了。“还得拿这个说话呢,这不成演出了?”

我们都把他当明星了。可他不是明星,他也不想当明星。他说自己不在高处。但我看着,还是挺寒的。至少他自得其乐,聊天聊得开心,最好。

他说着,很多。调侃很多,也写,也说说好玩的事。

记者们笑着。大声的。

有人对有人说:没什么好写的。太乱了。

他说着,站着。有时候气上来了,又自顾自消了。

记者们站着,又坐下了。听累了,倦了。

他还站着,说着,聊天着,聊天是他强项。“我是聊HIGH的掌门人啊。”

记者们又笑了。他也笑了。

他们把他当小丑了。他就自得其乐了。他说得热了,要把土蓝的衬衫脱了。左手的麦克风还在左上手。他把右口袋的烟掏出来,他把左口袋的打火机掏出来,他把口袋里的大屏幕手机掏出来。

后来我看清了,诺基亚的,滑盖。背景照片是俩猫。一猫我在老徐博客里见过,就是老徐的“困胖”。

衬衫的右袖子扣着。后面伸过来一只手帮着来解。

右手臂变成短袖了。左手臂也变成短袖了。话筒还在响着。

烟在嘴上了。烟着了。嘴还在说着。

前边的小圈记者们还站着。后边更多的记者坐下了。

又有好多话。他又说了。烟又着了。反反复复的。

好多问题,旧问题。他反反复复地答,反反复复地说,好些句子都一样,词都一样,甚至标点都一样。

我听了都有点厌了。他真有职业精神。他真善良。记者想要的,他给了。还没想要的,他也给了。

有人坐到最后边的长沙发里管自己聊天了,其实又有多少人真正稀罕听他的话呢?多少人真正稀罕会去想呢?

他说,我不需要你们了解,你们全误解我得了。人和人不可能真正了解。你了解我也没有意义。我当然有很多事儿没告诉你。我都能告诉你吗。

他又说,无非我聊天有杀伤力,我取聊,你们不就是冲这来的?我还不明白啊。当然我不在乎。你说我炒作,我就炒作,怎么了?小人们非要猜测你的功利目的他才踏实。我给你这目的,我为了出书,炒作!这不就完了么?小人们也就睡了安稳觉。否则瞎猜,说他是为什么呀?睡不好了。

小说《我的千岁寒》里,他写主人公惠能讲学,底下一千多人来听。

我奔门口一溜达,还是瞎了。一千多人,那是法海后来说的。我听见门外人潮声儿,已经抬不起头了,心里就一句,生下来第一句话:你能别管我吗?心里这骂:一千多人,是聊天么?这骂自己:明知会难受,还是把自己弄难受了!一定是动了物质性,憋着圈人家点什么——甬骗自个,你小子,无往不在属性中,一念即对环境作功。

法海说,我一出门,直奔大树底下那圈阴凉儿,一眼都没奔外瞅,一看就是又被人多臊着了,又跟自己急了。

在和孙甘露的谈话中,他说:其实我是个窝里横儿。出门就紧张,人多就胆颤,特别是我怕群众。我见群众有巨大精神压力。为什么我不爱去各种社交场所?到门口我进不去,人一多就把我吓着了,惊着了。我觉得群众挺操蛋的,你站在他们对面,他们就千方百计逼你逼他们高兴,特别齐心想看你当场变成猴儿。

他和媒体的关系,很微妙。

他心里明白,媒体要的是什么。他是个话唠,他喜欢一个人待着想事情,他说一个人的时候最流畅最自信。他骂别人,骂了就道歉。他否定自己。他一直很矛盾。他说:我当然有自我,我要时时克制自己。完人得死啊,我不是完人,我希望我死的时候是完人。



相对论公式是能量等于质量乘以速度的平方,能量和质量能互相转换,受速度影响。我那朋友说能量也受温度的影响,他就在这个研究这个。

(拍什么呢?)人间的悲欢离合啊。哈哈哈哈哈,还能拍什么呢?

跨媒体写作

哥哥现在是跨媒体,别拿小说那一套老文文体来拘这个。我写变唐诗了,我真没想押韵,写写就押韵了,写写就写成散文,写写写成回忆录。当然我认为真实就是第一位。其实我写小说这么多年一直想要求一个突破自由的方式。因为小说发展这么多年有一些经典的东西,都在脑子里,它这个文体就适合各种角度,你全面表达出来。你看我前头,《千万别把我当人》全是口语,一点书面没有,那也不太好。《看上去很美》包括《我是你爸爸》全是书面语。我现在也不敢说我就能成功,但是我希望新写的时候,我全部写真事儿。

就等着网站《鲜花村》开播,来我们家给我架个摄像头,我玩写真真人秀啊。完了以后每天有一个播客,我跟大家聊天。我现在进别的地方聊尽给别人凑点击率了。在我那聊,我一天聊十个小时没问题。

我有好多主持人,民间有好多比我能聊的,女孩,贫着呢。

拍人间的悲欢离合啊

他给徐静蕾写的剧本《梦想照进现实》(现改为《妄想照进现实》),看了的人都觉得闷,电影闷,剧本更闷。那个絮絮叨叨的自说自话的导演,怎么看怎么像王朔。这回他真要去拍电影了。

今天拿数码相机拍戏,成本不用那么高,我们一部戏的成本里50%是人工,30%是器材、洗印啊、路费啊,《妄想照进现实》真正拍摄直接成本就几十万,商务回收上千万。那根本不用进电影院了。人人拿个数码相机都可以拍。信息时代就意味着所有拍摄的门槛降低了。我认为将来没必要写长篇小说了,说实在的,文字是什么呀,是对画面的简化。今后摄制成本低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拿起摄像机来拍摄自己的生活。

不以播出为目的的,只想表达自己的生活,那简单了。在这里头,你功利心越少你成功的几率越大。

我写一年东西以后,我准备作曲去呢。电子音乐这一空白。之后我准备自己拍戏。其实我去年就准备自己拍戏,我一下就把十部电影,我还不跟人合作,我就自己拍。都不难。

女儿,从不考第一

她没看(新书),她看不懂。她小孩,十八岁,犯不着看这个。她现在需要的是谈恋爱,游戏人间。这个是上岁数的人看的。年轻女孩不用看这个,多累啊。万一看明白了多难受啊。

她现在考上伯克利的经济学,她是个理科的。她比我优越比我自信。她从来不考第一。我说为什么呀。她说怕他们自卑呀。太自信了吧。我是一个弱点很明显的人,我特别害怕别人把我当傻子。但我女儿就超极自信,装傻充愣的,她就是考大学也是。她跟我说没考好,考了一千七百多分,美国那是两万分,估计社区大学。我说社区大学就社区大学,结果报12个学校全部录取。我说人不是冲我吧,她说谁冲你呢?哈哈。越报越高,最后报了伯克利我说算了,这已经顶到天了。学经济学多好,年薪有十几万美元呢,她老是经济上没安全感,学经济学得了。

我对我不熟的东西就很崇拜。文科,女的可以轻而易举地学啊,理科,男的学得好都不多。经济学需要一个数学基础,比如微积分,像我学到平面解析几何我就彻底晕了。我要把课桌挖一个洞才能考过去。我的逻辑思维在原来是不行的,我思维多破碎啊。

轻而易举会说法语的人我都很羡慕,他们就像会唱歌似的,我不会我当然可以崇拜人家吧。

我在底下,我看到你们紧张我就表现出强势来,私下你跟我单独约会,你看着,我还紧张呢。

爱情呢?

我和爱情不熟

感情是有寿命的。有些人为了晕女的,弄了一套理论,什么你们女的不完整,必须找一男的一生才能幸福,千万别听他的。(我女儿)她在美国就不受这影响。当然她瞧不上很多人了。我说你现在有合适的吗,她说没瞧得上的。这也不行啊,这事也不能这样子太挑,谁要你一上去找合适的啊,哪有合适的,挑啊。

我福德特别好,我不知道哪世修的,我当然认为我前世世世代代都是女的,受男的摧残积了大福德。

我对女的不挑。因为女的各有各的好。这我不搞鉴别。你长得好看我就得见,长难看就不喜欢了?那各有各的用处。

女的都是理想主义者,为什么这么说,女的相信爱情,爱情是理想。

(写《过把瘾就死》)那时候我年轻嘛,我那时候没离过婚,不知道离婚什么样。瞎编的,我那时候没失恋过我写爱情,你觉得好吗?那不叫好。多虚假,多不真实啊。

我没法解构(爱情)因为我不熟啊。爱情是女的专利啊。可能慢慢了解,向女的学习。

四十岁才了解爱情

因为四十多岁失恋了。之前没失过恋我懂什么呢?就像你吃药有上劲下劲。你没下过劲儿,尽在劲上了,你只能说一半。不完整,至少不真实,只说了一面。

(爱情)有好有坏,它是有两面的。是有寿命的。你要说谁是白头到老我不信。爱情跟亲情爱情的区别就是它是以性为基础的,而性是要破产的。七年之痒说的就是这个,性破产。性破产了,俩人没有性关系了在一起假装爱情,太不像了,那是亲情。

要抄就抄《红楼梦》

《红楼梦》的排版太困难了。其实你要横排本,把那对话全引出来,一行一行的,还看什么琼瑶啊,那个比琼瑶棒多了。它比所有张爱玲都强,张爱玲就是从它那学的嘛。你看那个,谁都可以写爱情小说。你那就模仿抄人庄羽干嘛呀?我的底子就是《红楼梦》的底子。

咱自称是贾宝玉,也没几个女的承认。哈哈,但我就是跟女的好。我跟女的哪有安全感,女的没杀伤力。女的你再害我能害谁呀?女的最坏的坏到动画片里的汤婆婆(宫崎俊动画片《千与千寻》里的坏女人)似的。她最多要控制你,她没法害你。女的,就像白雪公主后妈,她不要你命,最多把你变丑么。

这个没法聊,你们是无知的,你们带偏见的,你只会让我来蔑视你。你无知者无畏你能比得了我吗,真是的,再别说我有了知了。



●边角料

花

一小时二十分钟后,记者们相对无语。散了吧。基本上每个人都冲上去要签名。老王不搞签售。能有自个亲笔签名容易吗?我们这帮俗人还是屁颠屁颠上去了。

老王还是站着,签,一本一本的,亲切极了。我们要求也多,要写自己名字,这个姓,那个名,他也不烦,他随和,还跟你开开玩笑,你的姓怎么样啊,名怎么样啊。

好多人又来合影,他也乐呵呵的。很多人把他想坏了,总是要近距离接触了,才看得着真面目。其实和他聊天是最开心的,他说着说着就手舞足蹈,又放松,又宽泛,又自由。

后来挺搞笑的一件事是,一个女的捧了一大捧百合过来献花,说是某某的经纪人,而某某人是您师弟,同是榕树下云云。很有点套近乎的嫌疑。挺无聊的,我还以为老王要发火了。老王倒是道了谢,放这儿吧。嘀咕了句献什么花啊,真跟演出似的。

●手记



老王拍的“八不”写真

“方枪枪”和“八不”

友。这回明白了,就像剧本《妄想照进现实》,

导演和女主角彻夜不着边际貌似瞎聊,其实很多人生哲理什么的全在里面。自然少不了“八不”。“这猫太逗了。他现在完全是宫崎俊的动画片。”“八不”谈了个女朋友,黄色的,嘴巴上一圈白,像京剧里的小丑。“八不”天天把丑姑娘勾回家,结果有天丑姑娘把他男朋友都带来“上我们家吃饭了”。

他欣赏猫科动物遵循的最高自然道德。“多一口不吃。像那个野猫,我给她弄了猫粮,她就吃够了自己那份没剩下的,我们家‘八不’他女朋友的饭他不吃,回来吃自己的。”

也被猫的爱情打动了。“我给他介绍了一媳妇,他不要。他专一得很。”后来因为担心“八不”一只猫在家,又出现了情敌,急着回去了。后来现场短信描述“八不”的小约会,俩人(其实是俩猫)隔着纱门聊,见面互诉衷肠呜呜咽咽,深情凝视,高一声低一声地聊了十多分钟。后来丑姑娘羞答答地走了,“八不”还痴痴地满地唉声叹气。

绝对的“方枪枪”啊,还“侦察”到了丑姑娘的主人家,要去看看人家了。结果,和老王聊过头了,他说,锅烧糊了。哈哈。

他说“八不”对人特别好,太没有戒心了,天真,怕被人抱走了。“你以为狗对你的好是无条件的吗?才不是呢。我跟你热乎,你也得伺候我。猫跟你是个共生的关系,你不是它主人。”